

“圣杯神器”系列



CITY OF HEAVENLY FIRE
CASSANDRA CLARE

天堂圣火之城

“圣杯神器”系列所架构出来的世界，是我向往居住的地方。很美！

——《暮光之城》作者斯蒂芬妮·梅尔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 著 管阳阳 龚洋 茹静 译

“圣杯神器”系列



CITY OF HEAVENLY FIRE
CASSANDRA CLARE

天堂圣火之城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 著 曹阳阳 龚萍 茹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9831

CITY OF HEAVENLY FIRE; Copyright © 2014 by Cassandra Claire LLC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圣火之城/(美)卡桑德拉·克莱尔著;管阳
阳,龚萍,茹静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圣杯神器”系列)
 ISBN 978-7-02-013354-3

I. ①天… II. ①卡… ②管… ③龚… ④茹…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0273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周 洁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50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354-3
定 价 8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伊莱亚斯和乔纳。

· 致 谢 ·

那些我爱的人知道我爱他们。这一次我想感谢我的读者，你们坚持和我一起经历这套书中所有的大起大落，一起经历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我不会拿你们去交换马格纳斯公寓里所有的金葱粉。

在上帝那里，这是荣耀：可当人去追求时，

那不过是一星半点的天堂圣火。

——约翰·德莱顿，《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

序言

如雨飘落

洛杉矶学院，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艾玛·卡斯泰尔斯父母被杀的那天，天气晴好。

从另一方面来说，洛杉矶的天气通常都很好。艾玛的父母在冬天一个清冽的早晨，把她在学院放下。学院位于加州一号公路背后的山上，俯瞰着蔚蓝的大海。天空万里无云，从宝马山花园的绝壁一直延伸到杜马角的海滩边。

前一天晚上有报告显示，在里奥·卡利罗海滩的海岸洞穴附近有恶魔活动。卡斯泰尔斯夫妇奉命前去探查。后来艾玛记起来母亲一边把被风吹乱的一缕头发收在耳后，一边提出给艾玛的父亲身上画个无畏如尼文，而约翰·卡斯泰尔斯大笑着说，他不确定自己会对那些最新流行的如尼文有什么感觉。他有那些写在《灰色格雷》上的就够了，非常感谢。

可那时艾玛对父母没什么耐心，匆匆抱了他们一下就松开，飞快地跑上了学院的台阶，背包在她的肩头跳跃，父母在院子里跟她挥手告别。

艾玛非常喜欢在学院训练，不仅是因为她最好的朋友朱利安住在这里，还因为她进入学院的时候总是感觉像是飞入了海洋。这是一幢石头和木头组成的巨大建筑，位于一条长长的鹅卵石车道尽头，道路蜿蜒穿过山区。每个房间、每个楼层，都俯瞰着蓝色的大海、绿色的群山和金色的天空。艾玛的梦想就是和朱尔斯^①一起爬上房顶——尽管目前为止父母阻止他们这么做——去看看风景是不是一路延伸到南部的沙漠。

大门认识她，在她熟悉的触摸下，很轻松地打开了。成年的暗影猎手在学院入口和下面几层进进出出。可能是有什么会议，艾玛猜测。她在人群中看到了朱利安的父亲，安德鲁·布莱克索恩，学院的院长。她不想因为打招呼而放慢速度，便冲向二楼的更衣室。她在那里脱掉自己的牛仔裤和T恤衫，换上训练服——大

① 朱利安的呢称。

一号的衬衫、宽松的纯棉裤子，还有最重要的东西：挎在肩头的刀。

科塔娜剑。这名字就是“短剑”的意思，可它对于艾玛而言并不短。它有艾玛的前臂那么长，由闪闪发光的金属打造，刀刃上刻着一行字，这些文字总是让她脊背一凉：

我是科塔娜，与咎瓦尤斯^①和迪朗达尔源自同样的钢铁，拥有同样的脾气。

艾玛的父亲第一次将这把剑交到十岁的艾玛手中时，解释过这话的含义。

“你可以用这把剑训练，直到十八岁，那时它就归你了。”约翰·卡斯泰尔斯当时说。他低头朝她微笑，而她用手抚摸着那行字。“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她摇摇头。“钢铁”她知道，可不懂“脾气”的含意。“脾气”意味着“火气”，父亲总是警告她应该加以克制。这和一把剑有什么关系呢？

“你知道维兰德家族，”他说，“在钢铁修女开始打造暗影猎手所有的兵刃之前，他们是著名的武器制造者。铁匠维兰德打造了亚瑟王的神剑和骑士兰斯洛特的佩剑咎瓦尤斯，还有迪朗达尔，英雄罗兰的佩剑。他们也打造了这把剑，用了同样的钢铁。所有的钢铁必须经过锤炼^②——需要经历高温，几乎高到能熔化金属或者毁坏它——为了让它变得更强。”他吻了吻她的头顶。“卡斯泰尔斯家族世代拥有这把剑。这句铭文提醒我们，暗影猎手是天使的武器。我们在烈火中得到锤炼，然后变得更强。我们经历苦难之时会挺过来。”

艾玛几乎等不及六年之后自己十八岁，那时她可以到世界各地去与恶魔作战，那时她能够经历烈火的锤炼。此刻，她把剑系好，离开更衣室，在头脑中描绘着那将是怎样的场景。在她的想象中，自己正站在杜马角海面之上的悬崖顶端，用科塔娜剑击退一小股罗姆魔。当然，朱利安和她在一起，挥舞着他最喜爱的兵器——一把弩。

在艾玛心里，朱尔斯总是在那儿。艾玛从记事起就认识他了，布莱克索恩家族和卡斯泰尔斯家族一贯亲密，朱尔斯只是比她大了几个月。她的生活中真的不曾没有他。当他们还都是婴儿的时候，她就与他一起在大海里学习游泳，他们一起学习走路、奔跑。她被他的父母抱在臂弯中，淘气的时候被他的哥哥姐姐捉住。

① 咎瓦尤斯应为《罗兰之歌》中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大帝的佩刀。

② 英文原文 temper 既有“脾气、怒气”的意思，也有“回火、锤炼”的意思。

他们经常淘气，把布莱克索恩家白色的大肥猫——奥斯卡——染成亮蓝色。这是艾玛的主意，那时他们俩七岁。但朱利安承担下了责任，他总是这样。他说过，毕竟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而他是七个中的一个，相比而言，他的父母会更快忘记他们有多生他的气。

艾玛记得他母亲去世时，就在塔维出生后，自己是如何站在那里握着朱尔斯的手，看着尸体在峡谷中火化，浓烟爬上天际。她记得他哭了，记得那时自己心想男孩哭的方式和女孩如此不同，那可怕的刺耳抽泣声听上去像是要用钩子把他们拖出来似的。也许对他们而言这更糟糕，因为他们不该哭泣——

“哎呀！”艾玛摇晃着往后退。她完全陷入了沉思，结果猛地撞上了朱利安的父亲，一个高大的男人，和他大多数的孩子一样有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对不起，布莱克索恩先生！”

他咧嘴一笑。“以前从没见过有谁这么迫切地要去上课。”他这么高声说着，而艾玛则飞奔过大厅。

训练室是整幢建筑中艾玛最喜欢的房间之一，几乎占到整整一层，东边和西边的两面墙是明亮的玻璃，目之所及几乎全是蓝色的海洋，还能看到从南到北蜿蜒的海岸线，太平洋无尽的海水一直延伸向夏威夷。

在擦洗得极为光亮的木地板中央站着布莱克索恩家的教师，一名叫作卡特琳娜的威严女人。她此时正忙着教家里的双胞胎投掷刀剑。莉薇像往常那样积极地听从教导，而提却皱着眉，十分抗拒。

朱利安穿着宽松轻薄的训练服，靠近西面的窗户平躺着。他正在和马克说话，后者的头埋在一本书里，努力不去理睬自己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你不觉得‘马克’对暗影猎手来说是个有点儿奇怪的名字吗？”艾玛走近的时候朱利安正在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这真让人搞不清楚。‘给我身上画个印记，马克。’^①”

马克抬起长满金色头发的脑袋，离开他正在阅读的那本书，瞪了弟弟一眼。朱利安漫不经心地手里把弄着一根石杖。他拿着石杖像是握着一支画笔，艾玛总是为此责骂他，拿石杖就应该有拿石杖的样子，好像那是你手臂的延伸，而不是艺术家的什么工具。

马克夸张地叹了口气。十六岁的年纪让他比他们正好大出一截，于是便觉得艾玛和朱利安做的所有事情不是十分恼人就是荒唐至极。“如果这让你困扰，那你

^① “印记”的英文为 Mark，与马克的名字拼写一样。

可以叫我的全名。”他说。

“马克·安东尼·布莱克索恩？”朱利安皱了皱鼻子，“叫这个要花好长时间。如果我们遭到恶魔袭击了呢？我叫你的名字叫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是你救我的命吗？”马克问道，“太超前了，你不觉得吗，小家伙？”

“这有可能。”朱利安不喜欢被叫作小家伙，他坐了起来。他的头发乱蓬蓬地一簇一簇竖起来，满头都是。他姐姐海伦总是拿着发刷过来突袭，可从没有什么效果。他拥有布莱克索恩家的头发，像他的父亲和大部分兄弟姐妹那样——乱蓬蓬的深咖啡色鬃发。这种家族的相似性总是让艾玛着迷，她看起来跟她的父母都不太像，除非把她父亲也是金发这点算上。

海伦跟她的朋友艾琳已经在伊德里斯待了好几个月了，她们交换了家族戒指，对彼此都“相当认真”。艾玛下定决心，如果她坠入爱河，她不会这般多情。她知道有人对海伦和艾琳二人都是女孩子这点小题大做，可她不明白为什么，而且布莱克索恩一家似乎非常喜欢艾琳。她的出现总让人平静，能让海伦不再烦躁。

海伦现在不在，这意味着不会有人来剪朱尔斯的头发了，房间里的阳光将他卷曲的发梢变成了金色。东面墙的窗外是郁郁葱葱的山坡，群山把大海和圣费尔南多谷地隔开——干燥多土的群山中满是峡谷、仙人掌和荆棘丛。有时候暗影猎手会外出训练，艾玛很喜欢那些时光，她喜欢发现那些隐蔽小路和秘密瀑布，还有趴在瀑布附近的岩石上懒洋洋的蜥蜴。朱利安最擅长引诱蜥蜴爬到他的手掌上，然后一边用拇指抚摸着蜥蜴的脑袋，一边睡在那儿。

“当心！”

艾玛一弯身，一把木头尖的刀从她头上飞过，砸到窗户掉下来，结果撞上了马克的腿。他扔下书站起来，阴沉着脸。严格来说，他是副教练，负责协助卡特琳娜，但是他更喜欢阅读，而不是教学。

“提比略，”马克说，“不要朝我扔刀子。”

“是个意外。”莉薇走过来站在她的同胞兄弟和马克中间。提比略的头发乌黑，就如同马克的头发金黄那样，他是布莱克索恩家唯一一个——除了马克和海伦，他们不能算数，因为他们有暗影魅族的血统——不具有棕色头发、蓝绿色眼睛这些家族特征的人。提拥有卷曲的黑发和钢铁一般灰色的眼睛。

“不，不是，”提说，“我是瞄准你的。”

马克夸张地深吸一口气，用手梳过头发，结果头发都一簇簇尖尖地竖起来。马克长着布莱克索恩家的眼睛，蓝绿色，但是他的头发像海伦的一样，是淡金

色的，如同他的妈妈那样。据说马克的母亲曾是希丽宫的一位公主，她与安德鲁·布莱克索恩有段风流往事，生了两个孩子。一天晚上，她把两个孩子放在洛杉矶学院的台阶上，便永远消失了。

朱利安的父亲接受了有一半精灵血统的孩子们，并把他们抚养成暗影猎手。暗影猎手的血统占了上风。尽管长老会不喜欢这样，但只要拥有暗影魅族血统的孩子在皮肤上能够耐受如尼文，就会接受他们进入圣廷。海伦和马克第一次画上如尼文都是在十岁，他们的皮肤能够稳稳地承受如尼文，尽管艾玛能够看出马克画上如尼文会比普通的暗影猎手更痛一些。她注意到他皱了皱眉，虽然石柱触碰他皮肤的时候，他在尽力隐藏。最近，她注意到了马克身上更多的东西——他奇特的脸型受到精灵血统的影响，十分引人注目，还有他T恤衫下面宽阔的肩膀。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注意这些东西，而且她不太喜欢这样。这让她很想冲着马克大声说话，或者躲起来，经常是想同时做这两件事。

“你盯着看呢。”朱利安说，他身穿溅满颜料的训练服，抱着膝盖看向艾玛。

她转回注意力。“看什么？”

“看马克——又一次。”他听上去有些恼怒。

“闭嘴！”艾玛压低声音说，并且夺过他的石柱。他夺了回来，接着发起攻击。艾玛咯咯笑着转身远离朱利安。她和他在一起训练太久了，在他有所行动之前，她就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了。唯一的问题是她总是对他太宽容。一想到有人会伤害朱利安就让她抓狂，有时候也包括她自己在内。

“是因为你房间里的蜜蜂吗？”马克一边迈步走向提比略，一边问道，“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处理掉它们！”

“我觉得你这么做是为了反对我。”提说。提就他这个年龄来说，个头算是矮小的——他十岁——但却有八十岁老人的用语。通常，提不说谎话，主要是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他需要说谎。他明白为什么自己做的有些事情会让人生气或者心烦意乱，他觉得他们的气愤让他摸不着头脑，或者十分可怕，这取决于他的心情。

“不是反对你，提。只是你不能在房间里养蜜蜂——”

“我在研究它们！”提解释说，他白净的脸庞泛红了，“这很重要，而且它们是我的朋友。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像上一次你知道自己养响尾蛇是在做什么？”马克说，“有时候我们把你的一些东西拿走，是因为我们不想你受到伤害。我知道这很难理解，提，但是我们爱你。”

提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知道“我爱你”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这话很好，但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句话能解释任何事情。

马克弯下腰，手扶着膝盖，让自己的眼睛和提那双灰色的眼睛在同一水平线上。“好，我们准备这样……”

“哈！”艾玛设法将朱利安掀翻在地，并把他的石杖夺了过来。他大笑起来，在她身下扭来扭去，她便把他的手臂按在地上。

“我放弃，”他说，“我——”

他仰面朝她大笑，她突然之间意识到，这样直接趴在朱尔斯身上感觉有点儿奇怪。她还意识到他跟马克一样，脸型十分好看，圆圆的，很有男孩子气，而且真的十分熟悉，她几乎能透过他现在的这张脸看到他将来的样子。

学院的门铃声在房间里响起，是那种低沉而悦耳的钟声，像是教堂的钟声。在盲呆的眼中，学院从外面看起来像是一座古老的西班牙教堂的废墟。尽管四处都竖着“私人财产，严禁入内”的牌子，但偶尔还是有人——通常是那些稍微有些洞见力的盲呆——不知怎么闲逛至此，进入正门。

艾玛从朱利安身上翻身下来，轻轻掸了掸衣服。她停止了大笑，朱利安也坐了起来，用手撑着身体，满眼的好奇。“一切都还好吗？”他说。

“手肘撞了一下。”她撒了个谎，看向其他人。莉薇在让卡特琳娜教她如何拿刀，而提正在朝马克摇脑袋。提。正是她在提比略出生的时候给他取了这个昵称，因为那时她十八个月大，还不能叫出“提比略”，就叫他“提——提”来替代。有时候，她想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对提而言，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不是，标准很奇怪。你无法预测。

“艾玛？”朱利安靠过来，这时似乎一切都在他们周围爆炸了。突然一道巨大的闪光从天而降，窗外的世界变成了白金色与红色，好像学院陷入了火海之中。与此同时，他们脚下的地板好似船上的甲板那样摇晃起来。艾玛往前滑倒了，此时楼下传来一声可怖的惨叫——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可怕叫声。

莉薇倒抽了一口气，跑向提，双臂抱住他，好像她能够用自己的身体包裹住他，并且保护他。莉薇是少数几个能够触碰提的身体而他不会介意的人。他圆睁着眼睛站在那里，一只手抓着姐姐衬衫的袖子。马克已经站了起来，而卡特琳娜在一头黑色的鬃发映衬下显得脸色苍白。

“你们留在这儿，”她一边对艾玛和朱利安说，一边从腰间的剑鞘里拔出剑，“照顾好双胞胎。马克，跟我走。”

“不！”朱利安说着匆忙爬起来，“马克——”

“我会没事的，朱尔斯。”马克笑着安慰他，他的双手已经各握住了一把短刀。他用刀敏捷迅速，从不会错失目标。“和艾玛待在一起。”他说，并朝他们两人点点头，随后便跟着卡特琳娜消失了，训练室的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朱尔斯往艾玛靠近了一些，用手抓住她，帮她站了起来。她本想跟他说她没问题，自己可以站起来，但她还是随他去了。她明白那种强烈的感觉，好像你要做些什么事情，能有所帮助的任何事。突然，又一声惨叫从楼下传来，还有玻璃破碎的声音。艾玛急忙穿过房间跑向双胞胎，他们僵在原地，像是小小的塑像。莉薇面如死灰，而提则死死抓着她的衣服。

“会没事的，”朱尔斯说着把手放在弟弟瘦削的肩胛骨之间，“不论那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提干脆地说道，“你就不能说会没事。你不知道。”

这时，又一声巨响传来，比惨叫声更恐怖。是一种可怕的嚎叫，凶残而邪恶。狼人？艾玛困惑地想，但是她以前听到过狼人的叫声，这个声音更加阴暗，更加残忍。

莉薇依偎着提的肩头。提抬起惨白的小脸，视线从艾玛看向朱利安，然后停留在后者身上。“如果我们躲在这儿，”提说，“不论那是什么，它找到我们，伤害了我们的姐妹，那都会是你的错。”

莉薇的脸埋在提身上。提说话声音很轻，但艾玛毫不怀疑他是认真的。不论提如何聪颖过人，如何行为怪异，如何对他人毫不关心，他都与同胞姐姐不可分割。如果莉薇生病了，提就睡在她的床边；如果她有了一道抓伤，他就惊慌失措。他们两人交换一下也是同样。

艾玛看到朱利安脸上两种矛盾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他搜寻到她的目光，她微微点了点头。待在训练室，等着发出那种声音、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家伙找到他们，这个主意让她感觉自己的皮肤似乎要从骨头上剥离开。

朱利安大步跑过房间，之后拿着一把弯弩和两把短刀回来。“你现在必须放开莉薇，提。”他说。片刻之后，双胞胎分开了。朱尔斯递给莉薇一把短刀，然后把另外一把递给提比略，后者看着刀，好像那是什么陌生的东西。“提，”朱尔斯放下手，说，“你为什么在房间里养蜜蜂？你喜欢它们什么？”

提什么也没说。

“你喜欢它们团结一致，对吗？”朱利安说，“那么，我们现在必须团结。我们要到办公室去，给圣廷打个电话，好吗？一通求救电话。这样他们会派来支援保护我们。”

提伸出手接过短刀，点了点头。“我正提议这样做，如果马克和卡特琳娜听我的话。”

“他会。”莉薇说。她比提更有信心地接过短刀，并且拿着它，好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是他所考虑的东西。”

“我们现在必须特别安静，”朱尔斯说，“你们两个跟着我去办公室。”他抬起眼睛，凝视的目光与艾玛的相遇。“艾玛去找塔维和德鲁，然后在那里和我们会合。好吗？”

艾玛的心脏像一只海鸟似的上下翻飞。奥克塔维——塔维，是个只有两岁的婴儿。而德鲁才八岁，她太小了，还不能开始身体训练。当然得有人去找到他们俩。朱尔斯的眼神在乞求着。

“是的，”她说，“这正是我要去干的事。”

艾玛背后系着科塔娜剑，手里拿着一把投掷刀。当她背靠着墙，悄悄走过学院的走廊时，她想自己能感觉到金属透过她的血管在搏动，像是心跳。每过一会儿，走廊就会出现一扇窗，外面蓝色的海洋、绿色的群山和平静的白云都逗弄着她。她想到自己的父母在海滩上的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学院里所发生的事情。她真希望他们在这儿，但同时又很庆幸他们不在。至少他们是安全的。

现在她来到了学院中她最为熟悉的部分：家庭区。她溜过海伦空着的卧室，那里衣服堆积，床罩上也落满了灰尘。她经过朱利安的房间，因为无数次在这里过夜而非常熟悉，然后是马克的房间，门紧紧关着。接下去一间是布莱克索恩先生的，在那旁边就是婴儿房了。艾玛深吸了一口气，用肩推开了门。

这间小小的房间刷成了蓝色，里面的一幕让她的眼睛睁圆了。塔维在他的小床里，小手紧握着围栏，小脸因为尖叫而红彤彤的。德鲁希拉站在小床前，一把剑——天使知道她是从哪里搞来的——紧紧握在手中，剑光直指向艾玛。德鲁的手抖得厉害，剑尖上下舞动，两条辫子在圆圆的脸蛋两侧露出来，但她那双布莱克索恩家的眼睛里所流露出的神情，是一种钢铁般的决心：你敢碰我的弟弟。

“德鲁，”艾玛尽量柔声说道，“德鲁，是我。朱尔斯让我来接你们。”

德鲁当啷一声扔掉剑，一下子哭了出来。艾玛快速从她身边走过，用空着的手把宝宝从小床中抱出来，举到腰间。塔维在这个年龄个头不算大，但仍旧足足有十一公斤重。他抓住了她的头发，她皱了皱眉。

“麦玛。”他说。

“嘘。”她亲了亲他的头顶。他闻起来有种婴儿爽身粉和眼泪的味道。“德鲁，抓住我的腰带，好吗？我们要到办公室去，我们在那儿会安全的。”

德鲁用小手抓住艾玛的武器腰带，她已经不再哭泣。暗影猎手不怎么哭泣，即便是在八岁的时候。

艾玛领着他们走到大厅。此时楼下的声音更可怕了，惨叫还在持续，还有低沉的嚎叫，以及玻璃破碎和木头断裂的声音。艾玛小步往前，紧紧抱着塔维，一遍又一遍地小声说一切都会好的，他会没事的。这里的窗户更多了，阳光恶毒地刺穿他们，几乎让她失明。

她是失了明，因为恐慌和阳光。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她为什么在下一个转弯的地方弄错了方向。她转进一条走廊，发现自己并没有来到预期中的那条走廊，而是站在了大楼梯的顶端，楼梯通向门厅和学院入口两扇巨大的门。

门厅中满是暗影猎手。有些她很熟悉，是洛杉矶圣廷分支的拿非力人，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而另一些则穿着红色的战斗服。这里曾有一排排雕像，现在都倒了，在地上断成几块或者摔成粉末。朝向大海的观景窗也破了，到处都是碎玻璃和鲜血。

艾玛感到胃里一阵恶心。门厅中央站着—个高大的红衣人，他的头发呈淡金色，几乎是白色的，面容看上去像是用大理石雕刻的拉结尔的脸庞，只是全无悲悯可言。他的眼睛是炭黑色的，一只手里拿着把装饰有星星图案的剑，另一只手里拿着由闪闪发光的阿达玛斯石做成的高脚杯。

看到杯子艾玛想起了什么。大人们不喜欢在年幼的暗影猎手周围谈论政治，可她知道瓦伦丁·摩根斯特恩的儿子取了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并且发誓要向圣廷复仇。她知道他做了个杯子，跟圣杯正好相反，会把暗影猎手变得邪恶，像是恶魔一样的东西。她听到过布莱克索恩先生把那些邪恶的暗影猎手叫作暗黑猎手，他说自己宁愿死掉也不会变成其中之一。

那么，就是他了。乔纳森·摩根斯特恩，大家都叫他塞巴斯蒂安———一个故事里的人，那种讲来吓唬小孩子的故事，现在活生生地出现了。瓦伦丁的儿子。

艾玛把一只手放在塔维的头后面，将他的脸埋进自己的肩头。她动不了，感觉自己的脚似乎绑上了铅砣。塞巴斯蒂安周围全是穿着黑色和红色衣服的暗影猎手，还有穿着黑色斗篷的人——他们也是暗影猎手吗？她不知道——他们的脸遮着。马克在那儿，一个穿红色战斗服的暗影猎手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他的短刀躺在脚边，训练服上也有血迹。

塞巴斯蒂安抬起手，一根又长又白的手指弯了弯。“把她带过来。”他说。人群

中一阵骚动，布莱克索恩先生走上前，拖着卡特琳娜和他一起。她奋力反抗，用双手打他，可他太强壮了。艾玛在难以置信的惊恐中看到布莱克索恩先生按着她跪下。

“现在，”塞巴斯蒂安说，他的声音像是丝绸，“喝一口地狱之杯。”他把杯子的边缘硬塞进卡特琳娜的牙缝中。

就是这时艾玛意识到了自己之前听到的那种可怕的惨叫是什么。卡特琳娜试图挣脱，但是塞巴斯蒂安太强大了，他把杯子塞进她的嘴唇，艾玛看到她呛了一口，咽了下去。她扭打着挣脱了，这一次布莱克索恩先生随她去了。他大笑着，塞巴斯蒂安也同样大笑着。卡特琳娜跌倒在地上，身体抽搐，从她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叫——比尖叫更可怕，是一种痛苦的惨叫，像是她的灵魂从身体里撕掉了似的。

一声大笑在房间里回荡。塞巴斯蒂安也微笑着，他身上有种又可怖又美丽的东西，像是毒蛇和大白鲨特有的那种可怖与美丽。艾玛意识到在他的身侧有两个同伙——一个棕色头发有些灰白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把斧头；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上到下全裹在黑色斗篷里。他的任何部分都看不到，只有长袍下缘露出一双黑色的靴子。只有他的身高和呼吸让艾玛觉得他是个人。

“是这里最后一个暗影猎手了吗？”塞巴斯蒂安问道。

“还有个男孩，马克·布莱克索恩，”他身边站着的那个女人一边说，一边抬起一根手指，指着马克，“他的年龄应该够大了。”

塞巴斯蒂安低头看着卡特琳娜，她已经停止了抽搐，躺着一动不动，黑色头发胡乱盖在脸上。“起来，卡特琳娜姐妹，”他说，“去把马克·布莱克索恩给我带来。”

艾玛看着，像是定在了原地，而卡特琳娜慢慢站起来。从艾玛记事的时候起，卡特琳娜就一直是学院里的老师。塔维出生的时候、朱尔斯母亲去世的时候、艾玛第一次开始身体训练的时候，她都是他们的老师。她教他们各国语言、教他们跳跃砍杀、为他们缓解擦伤、给他们第一样武器，她就像家人一样。可现在，她走过去，眼神空洞，穿过一片狼藉的地面，伸手抓住马克。

德鲁倒抽了一口气，把艾玛的意识拉了回来。艾玛飞快地转过身，把塔维放在德鲁的臂弯里，德鲁稍微摇晃了下，之后恢复了平衡，紧紧抱着还是个婴儿的弟弟。“快跑，”艾玛说，“快跑去办公室，告诉朱利安我马上就来。”

艾玛的声音透露出一种急切，德鲁希拉没有争辩，只是将塔维搂得更紧，飞快地跑走了，她光着的小脚在走廊的地板上悄无声息。艾玛转回身，盯着看楼下那可怕的一幕如何发展。卡特琳娜在马克背后，推着他往前走，一把短刀抵在他肩胛骨之间的地方。他跌跌撞撞，几乎摔倒在塞巴斯蒂安面前。马克现在离台阶更近了，艾玛能看清楚他之前打斗过。他的手腕和手上有一些防御时所受的伤，

脸上也有划伤，他右边的脸颊上也全是血。毫无疑问，他没有时间使用治愈如尼文。塞巴斯蒂安看着他，嘴角弯起，有一丝恼怒。

“这一个不全是拿非力人的血统，”他说，“有一部分精灵的血统，我说得对吗？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人群中发出一阵低语。那个棕色头发的女人说：“这意味着地狱之杯对他没效果吗，塞巴斯蒂安大人？”

“这意味着我不想要他。”塞巴斯蒂安说。

“我们可以把他带到盐谷去，”棕色头发的女人说，“或者带去神圣之地以东，在那里把他献给阿斯莫德和莉莉丝，供他们享乐。”

“不，”塞巴斯蒂安缓缓说道，“不，这不明智，我想这样对待一个拥有精灵血统的人不明智。”

马克朝他吐了一口唾沫。

塞巴斯蒂安看上去吃了一惊。他转向朱利安的父亲。“过来管管他，”他说，“如果你乐意的话可以砍伤他。我对你这个混血儿子只有这么多耐心。”

布莱克索恩先生走上前，握着一把大砍刀，刀刃上已然沾满血迹。马克的眼睛恐惧地睁大了。刀抬了起来——

投掷用的短刀从艾玛的手里飞了出去，划过空中，深深插入塞巴斯蒂安·摩根斯特恩的胸膛。

塞巴斯蒂安后退了几步，布莱克索恩先生握着大刀的手落在身侧。其他人都大叫了出来，马克一跃而起，此时塞巴斯蒂安低头看着胸膛上的短刀，刀柄露在心脏的外面。他皱了皱眉。

“哎哟。”他说着把刀拔了出来。刀刃上还滴着血，可塞巴斯蒂安看上去完全没有因为这点儿伤情而受到影响。他把短刀扔到一边，抬眼往上看去。艾玛感到那双黢黑而空洞的眼睛落在自己身上，像是冰冷的手指触碰到她。她感到他在估量她的实力，随后做出判断，摸透了她，继而不再把她当回事。

“你活不成了，这太可惜了，”他对她说，“你活着还能告诉圣廷，莉莉丝让我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也许荣耀之剑能了结我的生命。但对拿非力人而言，太遗憾了，他们已经不能再向上天求助了，而且他们在埃德蒙要塞锻造出的任何一种柔弱的武器现在都不能伤害我了。”他转向其他人。“杀了这个女孩。”他一边下命令，一边十分厌恶地掸了掸此刻沾满血迹的外套。

艾玛看到马克扑向台阶，试图第一个冲到她身边，但塞巴斯蒂安身边的黑衣人已经抓住了马克，用戴着黑手套的双手把他往后拉。那双手臂绕住马克，抱着